



# 一曲乡土谣 声声团结情

## ——评“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

◎刘海洋

内蒙古文联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创新打造以“村歌嘹亮”内蒙古村歌大擂台为示范引领的“我们的美好生活‘9+N’”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模式。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根脉在人民、灵魂在时代、生命力植根于现实生活。“村歌嘹亮”正是响应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活动汇聚原创村歌31首,经现场展演评出《盛世那达慕》《Welcome to 西乌》《敕勒川上幸福的歌》等“最美村歌”和《幸福脚步步步高》《牛铃摇开幸福门》等“优秀村歌”,这些歌曲紧扣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充分彰显了新大众文艺在内蒙古大地蓬勃生长的生命力。

### 扎根烟火乡土 唱响嘹亮村歌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所有展演曲目均是各盟市推荐贴合乡村牧区生活、承载时代变迁的原创村歌。《敕勒川上幸福的歌》融草原风情与新时代乡村图景于一体,一边是牧马牛羊的敕勒川古韵,一边是光伏产业、直播助农、算力集群等现代发展业态,唱响乡村振兴的幸福欢歌。《兴安四季美》以春夏秋冬铺展兴安岭风光,杜鹃、枫林、落雪、不冻河依次入词,把兴安故土比作母亲眼眸,绘就大兴安岭四季如画的动人画卷。

为保障大众创作的专业性与完整性,内蒙古文联推行“点对点”文艺志愿服务模式,选派优秀文艺工作者下沉基层,扎根乡土,以专业能力赋能大众原创,淬炼质朴乡音、升华民间创作。活动特设农牧民赛道,对优秀作品《这片阴凉》《咱老百姓》《牧民歌唱咱自己》进行展演。这些由农牧民创作传唱的村歌,语言直白纯粹、旋律朗朗上口,让普通农牧民成为家乡文化的代言人,完美诠释了新大众文艺“让创作回归人民、

扎根生活、贴近烟火”的核心主旨,持续激活基层文艺内生创作动力。

### 绘就融合之美 共筑精神家园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大批原创作品成为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鲜活的艺术载体。依托全民参与、贴近日常的独特优势,新大众文艺将民族团结宏大叙事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唱、能共情的生活化表达。本次活动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乡土旋律同台唱响,构筑起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草原题材村歌深度融合民族文化,凝聚内蒙古人民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盛世那达慕》以蒙古族传统节日为引,少年合唱氛围感十足,歌词勾勒出搏克、赛马、射箭的盛会,清亮歌声唱出内蒙古的豪迈,尽显新时代少年蓬勃朝气;《彩虹之下》以济沁河、大兴安岭铺展鄂温克乡野风光,融入桦皮船、牛皮衣等民族元素,书写鄂温克族人奔赴新生活的热忱;《美丽的尼尔基之夏》扎根达斡尔族文化根脉,勾勒莫力达瓦家园图景,将民族文化与赤诚乡愁娓娓道来。

边境题材村歌聚焦边疆热土,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戍边的风采。《遥远的戈壁塔木素布拉格》用戈壁群山、蒙古包、炊烟铺展边疆牧区画卷,景象呈现边境各族群众相依相伴、携手护边的真挚情谊;《相聚二连浩特》立足中蒙边境口岸城市,融合古驼道、国门、中口岸列等意象,串联丝路历史与新时代口岸风貌,诉说边城交融开放之美,以昂扬曲调邀约八方来客。



沿黄农耕题材村歌放眼黄河流域沃土,书写各族人民

携手耕耘、实干奋进的故事,《中国粮》曲调豪迈大气,以麦穗、金粒勾勒丰收图景,道出“有粮天下安”的深刻内涵,将粮食丰收与家国安宁紧密联结;《溜溜顺风到陕北》,方言小调欢快鲜活,春风繁花、乡味烟火铺满词曲,地道乡音亲切质朴,满是河套大地的烟火暖意;《牛铃声摇开幸福门》以京西牛村为底色,借牛铃、老屋、山泉、篝火等乡土意象铺展塞北山野风光,生动描摹乡村振兴带来的崭新面貌。

全场互动曲目《乌珠穆沁故乡》将活动推向高潮,台上的乌兰牧骑演员与台下的各族观众共同合唱,营造出全民共赞家乡、同心共建内蒙古的热烈氛围,各族群众在情感共鸣中凝聚家园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着乡土乡音浸润人心。

### 守护文化根脉 赓续时代精神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以村歌为小切口,以文艺为载体,守护传统文化根脉、弘扬蒙古马精神。

本次大擂台的作品,将蒙古马精神具象化、生活化、大众化。《白马》意境悠远,男声三重唱以白鸢喻白马,赞美白马忠诚吉祥的品格,将内蒙古人民守护家园、坚韧奋进的精神融入旋律;《村里人家》曲风轻快明朗,展现乡村振兴中百姓安居乐业、和美富足的新生活。

“村歌嘹亮”坚持守正创新,厚植文化自信。一方面,坚守文化根脉,留存地域特色。本次参赛的村歌,将传统文化、地域风物、生活变迁写入歌词,让本土文化在大众创作中代代传承。《欢乐阿斯尔》承载元代雅乐中的宴乐形制,曲风悠扬开阔,抒发对家乡故土、和美新时代的由衷赞颂;《奈曼的风》曲风辽阔悠扬,蒙古语说唱饱含故土深情,借西辽河水、诺恩吉

雅的故事,让内蒙古豪情随长风浩荡。另一方面,坚持跨界融合、创新表达,曲目创作融合流行编曲、现代器乐、轻量化曲风,《Welcome to 西乌》词句温柔治愈,“让我仰望你 浩瀚星空 感受你的心跳让我依偎你 碧绿山河 沉醉在你怀里”,满是治愈的草原烟火与浪漫风情;《东河不是一条河》大屏回放南海芦苇、老街早市等老城市旧日景,口风琴、吉他伴奏舒缓,一句“东河不是一条河,这是我的烟火人间”戳中人心,将游子对家乡绵长的眷恋娓娓道来。以上作品充分彰显新大众文艺创作形态融合化的时代特质,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社会价值来看,“村歌嘹亮”超越了单纯的展演意义,成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优化基层治理、夯实文化强国根基的重要抓手。村歌唤醒了村民的乡土归属感、荣誉感与文化自信,滋养了勤劳向善、团结和睦的文明乡风,让乡村牧区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吉祥锡林郭勒》将草原风光与蒙古马精神相融合,13位牧民平日里忙着接羔、喂羊、打草,如今却放下手里的活儿,只为把这首歌唱好。他们用歌声编织一条联结人心的情感纽带,以骏马雄姿展现新时代牧民精神面貌。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是新大众文艺理论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范本。活动秉持着新大众文艺扎根人民、全民共创的核心精神,以乡土乡音搭建民族团结桥梁,弘扬蒙古马精神,以守正创新的文艺实践为内蒙古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与时代动能。

辽阔内蒙古,歌声不息。一曲曲带着泥土气息、草原风华的村歌,以文艺微光汇聚成灿烂星河,书写着民族团结、和美共生的崭新篇章。

# 诗人的守望

◎青格里

《守望那片苍翠》是洋浴海的第5本诗集。洋浴海曾在乌拉盖工作生活了3年多,那是一片古老又神秘的草原,面对熟悉又陌生、遥远又亲近的环境,诗人那颗在文学探索中走失已久的心,终于找到了寄托。

工作之余,他以“蚯蚓”般独特的方式,重新造访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山山水水,甚至“回忆着那座庙宇的宏伟和那些僧人的面庞的长腿翁在湖蓝色的天空/和我们交流勒勒车走过的时光。”他以“羊或者马或者牛的思维”,重新审视那曾经让他热血澎湃的历史和游牧文化的风风雨雨,甚至“准备接近水边那对一雄一雌的骆驼”。于是,客体乌拉盖解体后又重新组合成新的时空,“发黄的枸杞树落满乌拉盖的新生活/旁边是赫格斯乌拉尘封的足迹/路过乌拉盖的鸿雁有自己的家/出生在乌拉盖的蚂蚱没有了自己的归宿”。在他看来:“牛的一声歌唱和狼的一声长啸/比城市火车的汽笛和的士的喇叭/更真切/更有激情”。在他的眼里,草原的云“如同哲人的思想”或者是“异域飞来的鸟”“天庭下的羊群羊群是冬季盛开的花朵”,甚至在写一座山的诗里,不无动情地一声长啸:“风雪中的牛、羊、马和骆驼/还有叫作麝鹿的风光/才是一座山”。在诗人“蚯蚓式”的探索和“牛、羊、马”式的思维中,乌拉盖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草原显然已经不仅仅是诗人工作生活的物理时空了,而是被诗人审美取向击碎后,用他的情感重新构筑起来的一个崭新的艺术空间,从诗人营造的意境和意象里,我们不仅领略到了笼罩着感情色彩的乌拉盖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对草原有特殊情感的人,对他生养他的草原的所思、所想、所喜、所忧,他的担当,他的关怀,他的态度……这种情感就是乡情,就是洋浴海的草原情结。

乡情是中国诗人、作家们永远无法割舍的情结,从古至今,任何时候都是诗人创作的主题。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将诗人的故乡情结借“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四个从小到大意象,给我们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乡愁。而洛夫的《边界望乡》:“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倍的乡愁/乱风中乱发更使我发颤。”

洋浴海的乡情是草原情。然而他的草原情结不粘于现实,不粘于历史,也不粘于普遍经验,而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无比忠诚地忠于个体的感受;忠于他蚯蚓一样、狼一样、牛羊马一样的感受。如:“天庭下的牛群羊群是冬季盛开的花朵”,这是狼的感受。“新的草叶风尘仆仆/婀娜多姿”“草丛中的色勒也吉河/石子上的舞者”,这是牛羊马的感受……这些感受不管是牛羊马的还是狼或是蚯蚓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游牧文化思维在诗人审美取向中的流动。于是,他便有了自己的个性,有了自己的特点,有了自己的视角。清评论家袁枚有一句名言:“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很用之病多;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刚柔敷衍之弊大。”(袁枚《随园诗话·卷七》)意思是说,做人“有我”必然刚硬自用;作诗“无我”却要沦为入云亦云,鹦鹉学舌。“我”即是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和审美取向,就是强调诗人自己的感悟。

他对于草原,不仅仅止于爱和赞美或批判,而是站在牛、羊、马角度的思考和审视。他喜欢把生活的真实融入诗歌,与超现实的视角构筑自己的艺术空间,以期产生一种看似荒诞其实让人引起联想的效果,把自己有意无意地推向现代派的创作氛围。比如,他写草原的秋天,“谁知道翘首等待/一把刀/划开天蓝色的心事/种子和收成在羊群和草山”;比如,“冬天虚拟的喜鹊和乌鸦/单脚站在一个树上/和我站在一起/树上惟一的一枚叶子/和喜鹊或者乌鸦的另一只脚保持平衡”。

时代在进步,草原也在发生变化。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相遇时,他有些迷茫,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匍匐在一个巨大的叶片上/聆听阳光和风/想象人类无尽的幸福和莫名的痛苦/我在时间里寻找远古的痕迹/在石头里提炼耀眼的光芒/尽管我们渺小如一粒尘埃/可是在羊群和牛群之间/在草原和高山之间/发现了怦然心动的心跳/听见了祖宗的肺叶/和眼睛里光芒四射的声音。”面对“柴草、牛粪和汽油的味道/炖肉、汲水的女人和QQ的味道/一起走进零下30摄氏度的巴彦胡硕。”面对“草叶上只有汽油味弥漫”的草原,他心里充满了矛盾。他怀念“哈拉盖图的鲫鱼有4个无齿/贺斯格乌拉拉鸿雁上翻飞/宝格达山上的马鹿/在庄子的哲学里逍遥”,他怀念“一只棕红色的小动物从我的诗行跑出/孢子在《蒙古源流》的字里行间嚎叫/一条金国的骊驹横在面前/古人在草叶上飞驰”的长调,他担心“小径上的麻雀/故乡的露珠/榆树叶上的涟漪/都是最后的贵族”……但是他又情不自禁地由衷赞美“新的草叶风尘仆仆/婀娜多姿和现代风流造型/也挂在巴彦胡硕街头/煤化工建设者和卡车司机/复制上帝生息的原形/乌拉盖已经走出一部悲凉的史书/正在书写壮丽而又恢宏的诗篇”。

草原的历史与现实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诗人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惆怅,构成了他诗歌的两重性。回望,充满怀念;回身,满怀激情与喜悦。这两个对立又相互吸引,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世界,使得诗人无法安宁,无法平静,他只好虔诚地忠于自己的感受,把那种复杂的情感,忠实地倾注在他的诗歌里,构成其诗歌的丰厚底蕴。诗人所关注的方向虽然指向过去,但其焦点却立足当下。这是因为诗人对传统文化怀有深重的悲悯和沉重的情感,他的迷惘与徘徊正是这种悲悯与热情爆发后的烟花,热烈中仍然有淡淡的忧伤。

在诗人“蚯蚓式”的探索和“牛、羊、马”式的思维中,这些叫作感悟的思想流程,在诗中就是诗人的精神取向和人生潜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不管是牛羊马的还是狼或是蚯蚓式的意象,都是诗人的表意之象,也就是游牧文化思维在诗人审美取向中的灵动。蚯蚓对于土地的依恋,那是生命对于赖以生存环境的依存,土质、湿度、温度对于蚯蚓来说那是孩子之于母亲的无法抉择。在牛、羊、马看来,辽阔的草原、丰美的草场、鲜嫩的青草、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湖水就是天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 文以载道 文以传情 文以植德

## ——论作家的艺术情怀与文学的社会功能

◎官亦鸣

河套女作家徐静,笔名书畅,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黑局》(上、下卷)选题立意独特,揭示当今社会中令人谈之色变、危害甚广的现象——传销,这需要胆识、眼光,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与责任感。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中写道:“在明媚的阳光下,传销那张网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降落伞,很大很大,很容易就把我罩住了,它裹得我好紧,想要窒息死我,在我的陷阱中,逼我喘息,这是个狠毒的猎人,它不是简单地想吃我肉,它分明是在扼杀我,喝我的骨髓,榨干我的油水,毁灭我的身体,让我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世间一切皆是流动的,无一静止。对于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流一程的我们来说,书畅在流动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角色。当她面对众多因抵挡不住传销的诱惑,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同样漂泊的个体时,她的良知告诉她,她有责任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她要用的笔、她的文字去揭开这个阳光下的“美丽的陷阱”。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里,她不惜用65万字的篇幅,讲述传销触目惊心的危害,其中有苦口婆心,更有大声疾呼。她将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置于个人体验之后,将私人话语与时代背景结合,用理性、克制、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铺开了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讲述,笔至深处,触及灵魂。这里有变味的爱情,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丧尽天良,有见义勇为;有幸灾乐祸,有相互关爱;有忘恩负义,有患难与共……这里有恨,也有爱。在描述一幕幕黑暗丑恶时,作者始终不忘给人以光明和希望。正如泰戈尔所说:“你尽管

活成一束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这束光走出黑暗。”

书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更是一位坚定的探索者。她所探索的正是在当下社会变革中的种种人生百态,这个主题充满了挑战,而正是这种面对挑战的勇气,使她的作品具备了应有的社会功能,从而也使她从对文学本能的爱好中找到了文学的本真——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因为她知道,作家之所以是灵魂的工程师,其首先必须具备对社会的良知和责任担当,其次必须具备心系大众的艺术情怀。

关于情怀,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一个好的主题思想,还要有作者的审美追求,感情的力量、语言的力量。

书畅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陷阱》中深情地写道:“夜很快就过去了,我一直在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等待光明和希望。睁着眼睛的夜,第一次变得那么短暂。”

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黑局》中,她冷静地面对这一切,“在林小妍努力奋斗上位,当上大老总后,发现传销的组织者、操纵者竟是自己苦苦等了20年的恋人,儿子林浩然的亲生父亲。在爱情、亲情与犯罪之间,林小妍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揭开了异地传销的罪恶秘密。”

此时,作者不再是那个缓缓叙述故事的旁观者,她在奋笔疾书,甚至是大声疾呼:6年后,林小妍的儿子林浩然在广州被拉入全新的传销组织“云天下”,深受其害的林小妍无法说儿子放下传销,跪地大声高呼“救救我的儿子吧!”

如果说书畅在她的第一部小

说中还是一个脉脉温情的以爱为主题的讲述者,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变了味的爱情故事;到了第二部小说,她进入到严肃的自我审判中。此时的她,对生活的真相有了一个逐渐解密的过程。

《黑局》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触动了人性的丑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更在于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她的文学性。作为一部社会性、思想性很强的长篇小说,文学性、艺术性是其血肉与灵魂的内核,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航空母舰”,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更应该是一种人性的美学呈现:人性的堕落、罪恶、诱惑、惩罚等一切,不是光有批判精神就能说服人的,能够真正触动人的灵魂永远是文学性、艺术性,这种文学艺术性的感人之处,更多的是要通过文学艺术去写出人性的复杂。这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性:既善又恶,非善非恶,而且在这一切的善恶交替中,既有欺骗性,又有世俗性,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恶,文学作品只有深入地艺术地展现人性中的善恶美丑、正邪中的美学呈现,才能给作品带来思想性、社会性、文学性的张力,也才会大大增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功能。文学作品说到底还是靠文学性、艺术性去感人的,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意义上通过阅读的反思,深入理解作为普通人对善恶抗恶的深度思考,因为读者会凭借着阅读处理自己和他者、自我与世界、自我与本我的各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畅的小说就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本,因为她剑指人性中的善恶,也指向了人的灵魂。

阅读是一种几乎再创造式的体验,而观看影视剧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